



Silhouette

诗露

爱不释手系列

船长之恋

Stormy Voyage

萨莉·温沃丝 著 张文蔚 译

SALLY WENTWORTH



外文出版社
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I 561.4
41

93789

爱不释手系列之七

船长之恋

STORMY VOYAGE

作者: Sally Wentworth

赛莉·温沃丝 (英国)

译者: 张文慧



Silhouette



200406088

外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船长之恋/(英)赛莉·温沃丝著;张文慧译.
—北京:外文出版社,1995
(禾林罗曼史丛书·爱不释手系列;七)
ISBN 7-119-01729-2

I. 船… II. ①温… 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4825 号

(本书获得加拿大禾林图书公司的版权许可)

船长之恋

赛莉·温沃丝 (Sally Wentworth) 著

张文慧 译

责任编辑,贾先锋

*

外文出版社出版

(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

邮政编码 100037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1995 年(36 开)第一版

1996 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ISBN 7 119-01729-2/I·370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91-95-132

定价:5.80 元

爱不释手系列之六

船长之恋

STORMY VOYAGE

出版日期:1996年1月

原著: 赛莉·温沃丝 (Sally Wentworth)

译者: 张文慧

责任编辑: 贾先锋

外文出版社推广发行部独家发行

外文出版社与禾林图书公司合作出版

外文出版社: 北京百万庄路24号

Silhouette, 诗露, 及 Couple Device 商标为加拿大商禾林图书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 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, 或有其他侵权行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主要人物

白夏如：英籍专业舞者，个性独立，年轻貌美，心地正直、善良，人见人爱。

甘拓尔：风魂号的船长，高大英俊的北欧英格兰混血男子，是严峻的长官，却也是易受伤害的情人。

麦 克：风魂号的大副，饱经世事，圆滑通达，关心夏如并经常予以协助。

董 尼：风趣善良却又孩子气的英国大学生，在船上担任基础船员，对夏如一往情深。

风魂号：一艘仿古巨型帆船。受租于电影公司，驶往希腊的罗德岛，支援当地的电影拍摄。

驿动的心相遇

白夏如

我是彩云 在漆黑的夜空飞舞
你是风魂 驿动的心从不留步
暗夜里相遇 静它一宿待黎明
再上路 我能否在你衣襟攀附

风的旅途终点是云的故乡归处
如何驾取风云把这份情缘 网住
不管化作雨 露 雾 或彩虹
天涯海角 我在你心窝 驻足

—

英籍歌舞女郎白夏如流落北非
卖艺，却被当地劣绅相中，落入
重重危机，幸好……

俱乐部天花板上六只吊扇旋转不已，翻搅着一股混合了烟草与辛辣食物的浓烈气味，却无助于降低室内超过华氏一百度的高温。

正在台上狂舞的白夏如，只觉得汗水早已浸透了整件舞衣；虽然舞台装束用料极少，只不过是一件透明紧身衣，在三处重要部位技巧性地点缀着亮片和羽毛罢了。若是依照经纪人马叟原来的构想，恐怕只要在唯一的敏感部位稍微遮掩就行了。

尽管首席舞星美心毫不扭怩地随着旋律摆动娇躯，可是在那群好色的阿拉伯人和水手常客的注视下，夏如却觉得自己几近一丝不挂。美心入行已有颇长时日，再加上有马叟做靠山，气势自然不一样；夏如却不同，她才刚踏入这一行，又是头一回心不甘情不愿地远离家乡英格兰。

台上的狂舞告一段落，五名歌舞女孩——其实美心已年近四十，实在很难适用“女孩”这个称呼——立刻奔向后台换装，接下来的空档由马叟用装出来的法国腔演唱一首旧民谣。真是谢天谢地！下一段歌舞将是最后一场节目，但也是最盛大的压轴演出，号称为“嘉年华”，舞

者全都换上最华丽的装束，梳着高耸的发髻，满是亮片的耀眼舞台装，腰际缀满了色彩斑斓的羽毛。这些服装原来是做给法国当地的歌舞女郎穿的，美心在几年前自一位友人处购得。从此之后，便交给这些俱乐部女郎供做一星期六天、一天四场的表演之用，就像是年老秃头的天堂鸟，虽然勉强可辨识出当年的风华，但毕竟敌不过时光的摧残。

舞者面带职业性笑容，再度奔上舞台时，观众所回报的，竟是稀疏的掌声。他们可能过于疲惫，或是陷入烂醉，以致于根本无法表达出心中的热情；他们与其说是来此娱乐，倒不如说是来此满足感官上的刺激。

台上的女郎做着例行的表演，而夏如一面跳舞一面试着让自己不要去留意那些目光，或是目光之后所蕴含的意念。当她们摆出一式高踢腿的动作时，录音带中所播放的旋律也随之高昂起来，伴随着马叟和美心怪腔走板的歌声。

表演终了之际，全数舞者再度回到台上向观众行不必要的鞠躬答礼，为当晚节目划上句点。其实用“当晚”这两个字有些牵强，因为最后一场表演不到凌晨三点半是不会结束的。

接下来是仓促的换装，夏如和她的法国室友丹妮以最快的速度，换上恤衫和牛仔裤；其他两名女郎却是换上晚礼服，再返回俱乐部与尚未离去的客人厮混。夏如从未问过她们与客人厮混到何种程度，但是她们总会有高出薪水甚多的金钱可供花用。

一阵拍门声传来，马叟没耐性的命令语气响起：“你们好了没有？”

走路护送两位女孩返回旅馆是马叟当初和她们定下合约的条款之一，不过他每次都表现得不情不愿，只想赶紧了事，好再回到俱乐部那里，趁机捞点免费饮料；马叟即使满心不耐烦，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让两名女孩深夜在奥兰市的街头独行。

翌日醒来，夏如倚窗眺望港口，视线停驻在远方地平线上的一处定点，她仔细注视下，才辨认出那是一艘正朝港口驶来的旧式帆船。随着距离的缩短，船上的巨帆迎着海风有如朵朵白云般壮观美丽，临近港口时，大部分的白帆俱已卷起，仅露出三支巨大的桅杆，缓缓驶完剩下的航程。

她心头涌起一阵乡愁，在轻叹声中，望着

帆船在满泊船只的狭小空间里灵巧地靠岸。

此时，她身后的丹妮已起床，简单地梳洗更衣之后，两个女孩相偕进城用膳，依照旅馆的规定，房内不得举炊，但是由于俱乐部每晚均提供她们一顿免费的晚餐，因此每日一次的外出午餐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。

饭后，夏如四处闲逛。因为必须存钱筹措回英格兰的旅费，她不可能花钱购物。她漫步走向港口，想就近仔细瞧瞧方才进港停泊的那艘帆船。

一趟路走下来，夏如热汗淋漓地靠着码头的墙边，向下望着这艘名为“风魂号”的帆船。帆船的甲板上似乎十分忙碌，一辆救护车停靠在由船身延伸到码头的踏板旁边，准备接送一位从船上抬下来的人员。载人的担架被移入车内之后，救护车便在船员目送下驶离。接着，一位身穿制服的高大男人便立刻召回他们，恢复原本各自忙碌的工作。除了方才发号施令的高大男人之外，其余的船上人员都未着制服，仅简单地在晒得黑亮的身上罩了件白色恤衫。

这时，一辆破旧的计程车缓缓驶近帆船的踏板，那名高大的男人走下船，进入车内，驶

向市区。由另一位个头较矮的蓄鬓男子继续指挥船上的繁重工作。

突然，船上一名年约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一眼瞥见夏如，就热情地向她挥手致意。夏如稍稍迟疑了片刻也挥手回应，随即转身走向市区。沿路不少人对她指指点点，因为在这北非的港口，举目所见尽是蒙着面纱的阿拉伯女人，像她这样金发碧眼而且又蹒跚独行的西方女子，自然吸引不少异样的目光。不过，夏如不怕在光天化日之下独自漫步于奥兰市的名店精品街，不像晚上得小心翼翼。丹妮在先前约定的地点等待，两名女郎遂结伴走向旅馆，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。

晚上的表演一如往常，她们在只在五成观众的场地做头两场节目的演出；一般而言，不到晚间十一点，俱乐部的客人是不会坐满的。在第三场节目进行中，大约五六个陌生面孔鱼贯进入俱乐部，坐在邻近她表演的区域中。

在俱乐部表演最令夏如感到无奈和不满的，莫过于被强行规定在表演途中必须走下舞台，周旋于客人群中假意调情；而且在做这种煽情的表演时，还得十分小心，别让不怀好意

的人占了便宜。这些女郎在返回舞台继续表演时，往往都发现自己身上的装饰羽毛少了一些。

夏如在台下的圆桌之间穿梭，挂着职业性的笑容以法语向身边的一位客人问好。那名客人稍皱眉，但他身后却响起了另一个声音：“嗨！还记得我吗？”夏如立刻认出说话打招呼的，正是今天下午在帆船上向她挥手的年轻男子。

“你是英国人？”她脸上流露出真诚的微笑，“我也是呢！”

接着她舞向另一桌客人，当她发现该桌的一位鹰钩鼻阿拉伯人正不怀好意地对她淫笑时，马上随着音乐转身回到舞台。

下个节目则是颇具英伦风味的歌舞，台下的观众也怪腔走板地跟着台上的歌舞女郎唱着英国老歌。

节目结束之后，趁着女郎换装之际，俱乐部老板对马叟说道：“有客人想单独请夏如喝杯酒。”

这种邀请对俱乐部歌舞女郎而言并不稀奇。马叟告诉夏如之后，她微微打开更衣室的门，低声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心想可能是那名年轻的帆船水手。

马叟却以劝诱的口吻回答：“他可是本地的重量级人物哦！”

夏如向来不与客人做演出以外的接触，但仍好奇地问道：“他坐在哪儿？”

“左边！舞台边的第二张桌子。”

她记起了那个色迷迷的鹰鼻阿拉伯人，立刻一阵毛骨悚然。“马叟，你知道我的原则，我是不陪客人喝酒的。”

“不过，这一回恐怕由不得你了。”他胁迫地说道，但随即又采取一种游说的态度。“哎呀！此人不宜得罪，老板想跟他维持关系，生意才做得下去嘛！”

“很可惜，恕难奉陪。我是来这儿工作，不是陪客人喝酒的。想找人陪酒，去问莉莉或是艾莲好了。”

“他指名要你。”

“那么，就麻烦你告诉他，办不到。”

夏如准备关门，马叟却先伸出脚，卡在门槛上。“你要是不答应，老板恐怕会不高兴。你想害大家被炒鱿鱼吗？老天爷，拜托帮个忙嘛！只不过是陪他喝杯酒而已。”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！”夏如心想，像那种好色

的阿拉伯人，今天陪他喝酒，明天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更过分的要求。“你要是不希望自己的脚被挤扁的话，最好赶快把脚移开！”

马叟怒目瞪着她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好，算你厉害！我一找到替代人选，就立刻把你换掉。像你这种不会讨好客人的姐儿，我这儿根本就不欢迎。”

夏如立刻顶撞回去：“我一点儿不惊讶，反正，拉皮条可是你最拿手的！”说罢将门重重甩下，吓得马叟连忙缩脚，差点摔跤。

当晚马叟便表态不肯再护送两名女孩返回旅馆，夏如和丹妮只好忍痛花自己的血汗钱搭计程车。她们一上车，夏如立刻察觉后面跟着一辆黑色房车。计程车发动引擎，黑色房车也跟着启动，一路尾随她们来到旅馆。

计程车一停稳，夏如马上对丹妮说道：“有人跟踪！你付钱，我要先进旅馆，待会儿再和你算车钱。”

她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旅馆大厅，老板正站在柜台后方，他是个大块头的法国军人，几年前因腿部受伤而退役下来在此经营旅馆。他看见夏如急急跑进大厅，立刻敏感地问道：“出了

什么事？”

“有人跟踪我们。”

他一跛一跛地步出柜台，示意要替她抵挡门外的危险。

这时丹妮走了进来，对夏如说道：“是刚才夜总会里的阿拉伯人，他要跟你谈谈。”

“没什么好谈的！”夏如坚决地摇着头。

“让我来对付他。”老板往大门走去，两位女孩则趁机跑回房间。

“刚才真的很抱歉，留你一个人在计程车里。”安全返回自己的房间后，夏如抱歉地对丹妮说道。

丹妮耸耸肩：“你应该过去和他谈一谈的，惹火他，你的麻烦可大了。”

“我有我的原则，不行就是不行！”

丹妮短笑一声：“像那样的男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”说着便打了个呵欠，“我困死了，晚安。”说罢连脸上的妆都懒得卸，就上床睡了。

次晨醒来后，她心中仍残留着昨夜的阴影，夏如决定不再回想那可怕的经历。她走下楼梯时，旅馆老板竟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昨晚跟踪你的人要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”说着便递给她一

只小巧的珠宝盒。

夏如摇摇头：“我不要他的东西，难道你没跟他说，我没兴趣吗？”

旅馆老板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他叫阿里穆沙，是这儿的大地主，在奥兰一带有很大的势力。”

听到这番说词，夏如骤然明白，眼前这位魁梧的法国退役军人再也不能保护她了。哎！反正城里的旅馆又不只这一家，大不了搬家就是了。“这个东西我不收，麻烦您还给他。”

“他吩咐我打开来给你看看。”他打开了珠宝盒盖，只见一副雕工精细的金丝耳环，安放在深蓝丝绒的衬垫上，虽然造型是此地常见的北非款式，但是尺寸之大与手工之细倒是她前所未见的。

夏如再度摇摇头：“退还给他吧！告诉他，我没兴趣。”

她匆匆离开旅馆，不自觉地又踱往港口，去看那艘帆船。站在甲板上的水手，正是昨天和她见过面的那青年。

夏如走近踏板，高声打招呼：“嗨！我在这儿！”

“哈罗！”那小伙子一脸惊喜的表情。“原来